

2024年 她挨了人生中最多的巴掌

見到鄔倩時，正趕上她到北京參加演員郝蕾的表演訓練營。

1月8日，于正作為嘉賓來到了班上。郝蕾對他介紹鄔倩時說：「2024年最賺錢的那個短劇，她拍的。」于正詫異地看著眼前的鄔倩：「那（個演員）不是很老嗎？怎麼這麼年輕？」

郝蕾所提到的那部短劇，是去年年中全網刷屏的《閃婚老伴是豪門》（以下簡稱《閃婚》）。30多歲的鄔倩，在劇中卻頂著近60歲的阿姨形象，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霸總黃昏戀。

于正毫無印象的是，已入行十年的鄔倩此前就拍過他好多部戲，包括去年熱播的《墨雨雲間》。《閃婚》的火，才讓鄔倩的臉被于正，以及更多導演、製片人等真正記住了。

自去年8月《閃婚》上線至今，鄔倩幾乎都在不停歇地拍戲。「演員這個東西你要被看到，尤其是被行業內的人看到太重要了。」鄔倩說，《閃婚》給了她前所未有的安全感，「你不用擔心後面沒有戲」。

以下是鄔倩的自述：

差點錯過的轉折點

其實這個戲，我當時差點錯過了。

去年6月底、7月初，《閃婚》的選角導演找到我。當時對方非得讓我錄試戲的視頻，但我那時候已經有很多的視頻作品了，而且這還是個短劇，我就說「我不試，要不算了」，連續推了兩次。

後來有一天，我正在跑步機上跑步呢，選角導演連著給我打了七個電話，說我在石小秀（《閃婚》女主角）的備選演員裡排第一，試戲通過的概率很大，勸我趕緊錄視頻。我的天，當時真的挺感動的，最終就還是試了戲，拿下了石小秀這個角色。

所以我能幸運地拍《閃婚》，也真是非常感謝選角導演的堅持。

不過剛開始看到《閃婚》劇本的時候，我整個人都蒙了。起初組訊裡女主角石小秀50多歲的設定我以為就是隨便寫寫，會根據實際演員的配置有所調整，但沒想到劇本就是這樣。

我都可以演50多歲了嗎？我才30多歲呀。後來我想了想，好，你們都不怕我怕什麼，那我就往老了演。

進組之後，我對短劇那種非常突然的情緒還是有點不適應。正常電視劇裡，大家坐

著嘮嗑，得聊一會兒吧；哪怕吵架，前面也有個情緒遞上去吧。但你現在上來就要拍桌子、扇嘴巴子。感覺人都瘋了，都不能好好說話。

像我在《閃婚》劇組第一天拍的第一場戲，是我進到客廳連話都沒說兩句，兒媳婦就拿雞蛋砸我。我問導演，上來就扔雞蛋，這麼快嗎？導演說，對，就這麼快。

我知道短劇確實沒有時間去敘事鋪墊，那我就主打一個聽話，反正導演讓我咋演我就咋演，在這個框架下盡全力呈現本子，只要觀眾看著舒服就行。

雖然有不適應，但拍《閃婚》的那八天裡，真的太爽了。原來拍了那麼多長劇，都是配角，跟度假一樣拍戲，拍完就走。而拍《閃婚》，能演女主了，多快樂。整整八天，每一天都是（拍）我，每一場都是我，從早到晚都是我，一天拍上10小時、12小時、14小時，頂天立地，有好多鏡頭。

這也是我第一次拍作為女主的戀愛戲。我其實一直挺挺演那種很上頭的偶像劇。《閃婚》雖然是阿姨賽道的戀愛劇，但20歲時看的那些霸總橋段，現在自己來演，每次只要被欺負，永遠有一個人在你背後支持你、會為你出手，還是會有「哇好帥啊」的那種感覺。

像跟我演對手戲的滕哥（飾演《閃婚》男主的滕林），每次出場說得最多的話是「我看誰敢動她！」「把手給我放開」，就特爺們那種，他應該也很享受。

入行十年，終於等到別人來找我了

雖然拍的過程很爽，但其實我也不確定這劇能不能火。

直到去年8月底、9月初的時候，有經紀人在組訊群裡發消息說《閃婚》爆了，話題量破了多少億、什麼什麼榜單排第一名。我對這些根本沒概念，就回了個「哦，好厲害」。

包括很多人說《閃婚》是去年最賺錢的短劇，我也沒關注。畢竟我也沒充錢，也不從裡面分錢，到現在我也不知道這說法是不是真的。

但沒想到那段時間，越來越多的人給我發消息說「看到你的劇啦」什麼的，每一天都有；好多鄰居叔叔、阿姨也都跑來跟我媽說看到我的劇了。上次跟朋友在重慶一個類似大排檔的地方吃火鍋，旁邊桌有個女生還過來問我是不是《閃婚》裡賣盒飯的女主。



這都是我拍戲十多年多沒經歷過的。

這次表演班跟郝蕾老師視頻面試時，我的第一句話居然是「我看了你的劇，我前兩天剛剛到過」，還誇我演得不錯。能被這麼優秀的演員看到，我很震驚，也很受鼓舞。

我並非科班出身，純粹因為喜歡才走上表演這條路。一開始接些商務主持，拍點兒廣告，後面直接從國企辭職，整個人投入裡面。但這十年過得其實特別不穩定，拍《閃婚》之前，我一個月能工作上10天就算挺不錯的了，還都是配角。

我那會兒想拍戲，都得靠自己主動爭取，不拍戲的時候全在盤下一個項目。

比如現在橫店同時開了十個戲，我都得先碼清楚負責人都誰，有沒有我認識的，然後一個個去見，該吃飯的吃飯、該玩的玩，碰碰看有沒有合適的角色，得花很多精力在人際關係上。你要知道，選角導演或者製片人腦子裡裝了得有幾百個人，他憑什麼在找某個角色的時候突然能閃現你，所以你得一直想著怎麼能在別人心裡留下你的位置。關鍵是一個個組訊扒下來，加聯繫方式、發資料，真的大部分都石沉大海，但你還得發。就真的很累。

現在圈內人或多或少都知道《閃婚》、知道我了，就非常有安全感。因為對演員來說在家等待特別痛苦，而現在我完全不用擔心後面沒戲拍。我終於可以不用自己去找（劇組）了，終於有別人可以找我了，我直接做事兒就行了，真的好輕鬆。

只要我有檔期，我不拒絕任何來找我的本子，別讓我閒著就行。因為我覺得如果有一段時間沒有作品出來的話，大家會忘了我的，這很殘忍，我就希望我的作品一直跟上。

從《閃婚》上線（2024年8月）算起，我的工作基本沒停過，每個月都能拍三四個戲，劇組從重慶、成都到橫店、杭州再到山東……我已經很久沒回過在上海的家了。

像我現在箱子裡的衣服已經兩個多月沒換過了，身上穿的羽絨服還是上次在橫店拍戲的時候，製片人給我買的。

在片酬上，咱也算是小小翻了個倍。

短劇是普通演員更容易被看到的方式

我之前對短劇的印象不是很好，包括身邊很多朋友也說短劇很low，演員就在那兒站著說話很傻，所以一直沒接過。

直到後來看到像歡瑞這樣每年製作那麼多電視劇、電影的大製作公司都開始做短劇了，我就想是不是短劇真到了比較重要的發展節點。而且專業團隊無論是做長劇還是短劇，應該都是一個好劇，所以就開始嘗試了。不過拍《閃婚》之前，我從來沒看過一部短劇。《閃婚》拍完之後也是因為大家都說很爆，我才看的。

看的時候覺得導演剪得真挺好的，把我那些重要的情緒點銜接得很好，情緒表達也非常準確，跟我想像中短劇的質感挺不一樣的——就拋開短劇的節奏來說，很細膩。

之前我看到數據說短劇票房規模已經超過電影了，我也是震驚死了，就覺得自己那個時候怎麼那麼機智選了它，踏上了一個黃金節點。但凡我認識的演員朋友，以前說到短劇一個比一個嫌棄，現在也不知道是看到我了，還是看到短劇做得越來越精良了，

80%都開始拍短劇了。

短劇也確實是一個普通演員更容易被看到的一種方式。演員被看到，尤其是被行業內的人看到，太重要了。畢竟咱不是那種簽了大公司的人，你永遠在給別人做配，你憑什麼能讓那些大公司或者好的製片人注意到你？所以短劇是一個很好的露臉方式，競爭也沒有那麼殘酷，尤其是我們這個（中老年短劇）賽道。

當然短劇也還是有改進的空間。就我個人而言，我會希望它的節奏不要這麼突然，能像電視劇一樣認真地講一個完整的故事。你想其實一部短劇幾十集也有100多分鐘，這個載體也是能好好講故事的。隨著免費短劇推開，可能就不用那麼多「鉤子」吸引觀眾充錢，短劇可能還能有新的發展。

跟郝蕾老師聊的時候她也表達過這樣的觀點，任何作品，無論是長是短，是橫屏還是豎屏，它其實只是一個藝術表現形式，只是可以給觀眾直觀感受的一個媒介而已。所以無論是哪種形式，只要你用心在創作好的本子，有好的創作團隊，結果都是可以很好的。而且我非常感謝《閃婚》給我事業帶來的變化，我非常喜歡現在這種忙個不停的狀態。我想趁著我現在熱情那麼高，把它打滿。因為沒有人會一直站在山頂上，我遲早會走下坡路的，在走下坡路之前，我就得拼盡全力讓我在山頂上多留一會兒。

錢昆歐遊打油詩 那坡利路標

那坡利城火辣辣，
路上標識太缺乏。
一問再問問處，
往來奔走苦哈哈。



那情形就像攻城一樣，前期的付出太多，放棄便前功盡棄，那是不可想像的事，因此，菲妮是不會因晉瑤的肺腑之言止步不前的，相反，憋了一股氣，就不信不能在祖輩奮鬥過的地方闖出一片天來；再說了，那裡有親如姐妹的蓮子。當年，父親說服其父母並出資讓她完成了初中的學業，對她現在在華校任教奠定了基礎，此情讓蓮子一直銘記在心；還有父親讀初高中時的同學，也不下十人都在菲律賓，有的子承父業、有的投親靠友，其中鄧一鳴同中燦既是學友，又是藝友，每次回國必到顏宅來敘敘別後情和談詩論畫；更重要的是，還有人在臺灣的鄭伯伯，那是個有實權的，是許多僑領要結交的炙手可熱的人物。有這麼多的人和關係，還怕什麼？！揣著這樣的想法，菲妮回到了家，並進入了夢鄉。

第五章

詩情愛意濃，落難見駿蹄

3月19日，天氣挺好，菲妮懶洋洋醒來的時候，春陽已透過朝東的網格紋木窗，照在了床上；花園那邊的榕樹上，傳來了一一咯咯咯的喜鵲鳴叫聲，讓她不禁想起了一句老生常談的話一一喜鵲叫，好事到。要是秦先生來電話那該多好！

天遂人願，菲妮正想著，雲姨的叫聲也響了起來，她應聲起床，三步並作兩步地往書房裡匆匆走去。中燦一見女兒便很高興地說：「秦先生來電說，已拿到了移民局出具的聲明一一承認第三地的簽證有效！並同廈門機場的出入境邊防檢查站站長通了電話，他已保證聲明一到便放行。3月23日他要飛來廈門會晤站長，以確保24日往菲的一帆風順……」秦先生的這通電話，像那和煦的春風，讓顏宅人都沐浴在春風裡一一心情舒暢，神情氣爽，尤其是菲妮，那顆一直懸著的心放了下來，同時深深的感到：出國之路對她來說真是充滿了坎坷而曲折，整整耗去了三年寶貴的時間；直到這次，才在臺灣政要與菲律賓僑領的鼎力幫助下成功在望，一旦出去了，一定要倍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，實現父親的願望和自己孜孜以求的理想！

中燦和雲姨不約而同地對菲妮說：「得去買些伴手禮帶往菲律賓」。他還拿出了兩張自己畫的松鶴圖，讓女兒往菲後



作為見面禮，分送給吳臻善和秦誠兩人，也準備了一盒12罐的上等鐵觀音，並催促她抓紧时间到「鐘樓百貨商場」去買些需要的東西。

早餐後，菲妮邁著歡快的步伐，走過花園巷來到了東街，朝著不遠處的「鐘樓」走去，在那裡精挑細選了一打「上海花牌」毛巾和一盒有12包的茉莉花香茶後才往回走；在花園巷口的百年醬店，買了一小壇水杯高的惠安蘿蔔乾，準備三天後往糕餅專賣店裡買幾包豆沙餅，這可是蓮子的最愛，她在來信中有提到。

午餐時，心情大好的雲姨煮了一桌菲妮愛吃的菜：海蠣煎、清蒸海蓮、腰條肉炒竹筍、一大碟的尚蒿菜，以及一大盆的雜菜湯一一含有包飽的魚丸、香菇絲、章魚須、花鵝、鯉子、肉丸和花菜等等；其中最讓她垂涎的是海蠣煎，煮得色香味俱全。鮮味十足的海蠣加上少許的地瓜粉，摻合著的春蒜，煎至快熟之際，又攪入了一兩粒雞蛋，裝盤後，便是一道美味可口的閩南佳餚了。菲妮像往常一樣，在喝湯的小碗裡倒入了一湯勺窰藏的永春老醋後，再用大勺舀了一些湯攪拌，一喝下，立馬胃口大開，才欣欣然地吃起了可口的飯菜。吃飯間，雲姨說她一早就到蓮子家，同其母親說了秦先生打電話來的事，清燦高興地說，你比蓮子有把握，有主見，有志向。

（〇二五）